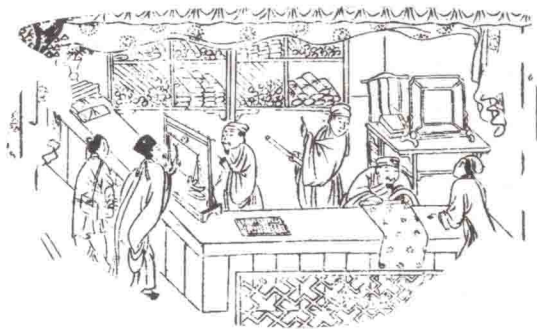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

第一册



巨富

『三言一拍』中的谋商之智

冯梦龙 凌濛初
许 桓 辑撰
原著

中国书店

巨富

『三言二拍』中的谋商之智

冯梦龙 凌濛初
许 桓 辑撰

原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 / 许桓辑撰. —北京: 中国书店, 2015.2

ISBN 978-7-5149-1239-5

I. ①中… II. ①许…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5820 号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

许桓 辑撰

策 划 启航

责任编辑 解文睿 启航

出版发行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制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32.75

书 号 ISBN 978-7-5149-1239-5

定 价 118.00元(全五册)

序 言

当今小说，以商人和商业经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甚众，以至于在小说类型上形成了人们通常说的“商业小说”。阅读者往往将反映商场竞争和商人生活的小说当做涉入商海的“指南”来阅读。

而中国古代乃至近代，反映商业经营和商人生活的小说相对显得稀少，所以阿英先生曾说：“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历代小说中即便偶有描写，也大多是从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以及反映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视角去阅读和分析。若能从商人及其经营才华的角度去品味我国古代乃至近代小说中的“商人智慧”，应该说是对我国历代涉及商人生活和经商活动的小说的另一种新解了。

无论是明清两代的传奇小说、话本小说，还是近现代反映商人生活的商业小说，都不仅仅是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我国商业经营的历史痕迹，更为重要的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了我国历代商人经商的理念和智慧。这对于我们今天经商、谋商之人的经营

气质会产生颇为重要的影响，堪为今人谋商智慧养成的一种便捷途径。

正是基于对明清以来小说中所反映的商人生活和经商气质的探求和借鉴，我们从明清传奇、话本小说以及近代白话小说中择选了反映和体现历代商人生活、经商技巧、经营场景的小说内容，辑撰了这部五册一套的《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第一册取名《巨富》，从“三言二拍”中辑录了最经典的经商发家故事的十一个片段：既有经商暴富的典型，也有诚信买卖的代表；既有经商手段的精巧之例，也有吝啬失财的营商败笔。可谓古代营商之传奇。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第二册取名《掘宝》，从《石点头》《照世杯》《八洞天》《连城璧》等九部明清小说中，辑选出涉及商人经商的情节内容，侧重于表现商人营商之道法和经营之技巧。其中有慧眼掘宝的谋商之智，也有诚信经营的兴旺之事；有唯利是图的险毒奸商，也有贪婪吝啬的守财之徒。将古代谋商之略、唯利之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第三册收录了两部 20 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白话商业小说，即生活在晚清时期的大桥式羽所著的《胡雪岩外传》和吴沃尧创作的《发财秘诀》。《胡雪岩外传》以细腻的文字展示了一代巨商胡雪岩的生活场景，让人们看到胡氏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是一部“富商的奢华生活史”。《发财秘诀》将中国封建半封建时期商场经营的唯利、狡诈手段一一详述，称

得上是一部晚清的“商场厚黑学”。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第四册全文收录了晚清商业小说中颇具特色的代表作《市声》，其对晚清时期的商人行为、营商之策以及经营之状，描绘得活灵活现，可用“生意历史、商人群相”来概括。然而这部小说并未被人们所更深入地了解，甚至很多人没有机会去阅读这部颇具代表性的晚清商业小说。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对其的评价是：“大概是由于知识阶级和商人大不接近，而‘商’又被派作四民之末，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在晚清，只有一部姬文的《市声》。”阿英先生对这部小说如此重视和精准的评价，也印证了这部小说的经典性。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第五册全文收录了民国初年出版的《交易所现形记》。这是民国初期第一部反映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小说，它以上海1921年的“信交风潮”为蓝本，将上海滩乃至各地的交易所、信托公司在金融风潮之中的波澜起伏及主动、被动卷入风潮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描述得颇为生动。小说再现的经济波浪和金融风潮所带来的商圈百态，几乎能让读者有时空的穿越，对于当下这个热衷于金融的社会，还有那些热衷于金融的人们，具有相当意义的启示作用。

中国人爱讲“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所摘选和辑撰的小说，都是历代作家从当时的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营商之道、谋利之技，既有历代经商谋略的精华，也有糟粕，因此需要我们辩证地看。

当我们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立场站在今天，从营商之道、谋商之略的视角去重新品味这些具有经典意味的商人小说时，我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营商之术和理财之巧，更多地是充满中国传统儒家意念的经营智慧，是中国人特有的营商之道。

这里需要特别地说明，正式因为我们更在意从明清乃至近代以来有关商业题材和商人内容的小说中汲取商人们的商业智慧和经营之道，所以我们整理和辑撰这套《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时，更为注重满足和适应今人阅读的习惯。因此，我们根据每一册的主题对原小说内容进行摘选，并按照我们确定的编撰思路，为摘选的小说重新设立标题。对原作品一些与现代行文用法有差异的字词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和替换。另外，小说所附插画，第一册至第四册选自《点石斋画报》和《中国版画史图录》，第五册插画为中国书店藏民国股票。

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这部《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时，能去感悟、学习先人的做人之道、经商之法。当然，在谋商智慧的养成过程中，若是萌发出阅读原作之念，那将是我们这部书的意外之喜。

启航

2013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一怒成巨富	1
龟壳藏奇珍	19
行善人转运	42
聚财之宝镜	55
仁义自来福	74
艄公富人变	96
俗商遇海神	113
商人二两银	129
苕麻藏千金	150
吝啬人失财	166
贩香奇遇记	174

一怒成巨富

你道下面这段话文，出在哪个朝代？什么地方？原来就在本朝嘉靖爷年间，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离城数里，有个乡村，名曰锦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恰是弟兄三人。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个名徐哲，浑家颜氏，倒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亲遗命，合锅儿吃饭，并力耕田。挣下一头牛儿，一骑马儿。又有一个老仆，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岁，夫妻两口，也生下一个儿子，还只有十来岁。那阿寄就是本村生长，当先因父母丧了，无力殡殓，故此卖身在徐家。为人忠谨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种作。徐言的父亲大得其力，每事优待。

到得徐言辈掌家，见他年纪有了，便有些厌恶之意。那阿寄又不达时务，遇着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处，便苦口规谏。徐哲尚肯服善，听他一两句。那徐言、徐召是个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擦舌，高声叱喝，有时还要奉承几下消食拳头。阿寄的老婆劝道：“你一把年纪的人了，诸事只宜退缩算。他们是后生家世

界，时时新，局局变，由他去主张罢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讨恁样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说。”婆子道：“累说不听，这也怪不得你了！”

自此阿寄听了老婆言语，缄口结舌，再不干预其事，也省了好些耻辱。正合着古人两句言语，道是：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不则一日，徐哲忽地患了个伤寒症候，七日之间，即便了账。那时就哭杀了颜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殓，做些功果追荐。过了两月，徐言与徐召商议道：“我与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倒有两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们两分。便是三兄弟在时，一般耕种，还算计不就，何况他已死了。我们日夜吃辛吃苦挣来，却养他一窝子吃死饭的。如今还是小事，到得长大起来，你我儿子婚配了，难道不与他婚男嫁女，岂不比你我反多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开，撇脱了这条烂死蛇，由他们有得吃，没得吃，可不与你我干涉了。只是当初老官儿遗嘱，教道莫要分开，今若违了他言语，被人谈论，却怎么处？”

那时徐召若是个有仁心的，便该劝徐言休了这念才是。谁知他的念头一发起得久了，听见哥子说出这话，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儿虽有遗嘱，不过是死人说话了，须不是圣旨，违背不得的。况且我们的家事，哪个外人敢来谈论！”徐言连称有理，即将田产家私，都暗地配搭停当，只拣不好的留与侄子。徐言又道：“这牛马却怎地分？”徐召沉吟半晌，乃道：“不难。那阿寄

夫妻年纪已老，渐渐做不动了，活时倒有三个吃死饭的，死了又要赔两口棺木，把他也当作一股，派与三房里，卸了这干系，可不是好！”

计议已定，到次日备些酒肴，请过几个亲邻坐下，又请出颜氏并两个侄儿。那两个孩子，大的才得七岁，唤做福儿，小的五岁，叫做寿儿，随着母亲，直到堂前。连颜氏也不知为甚缘故。只见徐言弟兄立起身来道：“列位高亲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没甚所遗，多亏我弟兄，挣得些小产业，只望弟兄相守到老，传至子侄这辈分析。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变，弟妇又是个女道家，不知产业多少。况且人家消长不一，到后边多挣得，分与舍侄便好；万一消乏了，那时只道我们有甚私弊，欺负孤儿寡妇，反伤骨肉情义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时，分作三股，各自领去营运，省得后来争多竞少，特请列位高亲来作眼。”遂向袖中摸出三张分书来，说道：“总是一样配搭，至公无私，只劳列位着个花押。”

颜氏听说要分开自做人家，眼中扑簌簌珠泪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是个孤孀妇人，儿女又小，就是没脚蟹一般，如何撑持门户？昔日公公原吩咐莫要分开，还是二位伯伯总管在那里，扶持儿女大了，但凭胡乱分些便罢，决不敢争多竞少。”徐召道：“三娘子，天下无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个分开日子。公公乃过世的人了，他的说话，哪里作得准。大伯昨日要把牛马分与你。我想侄儿又小，哪个去看养，故分阿寄来帮扶。他

年纪虽老，筋力还健，赛过一个后生家种作哩。那婆子绩麻纺线，也不是吃死饭的。这孩子再耐他两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颜氏见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拗他不过，一味啼哭。那些亲邻看了分书，虽晓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哪个肯做闲冤家，出尖说话。一齐着了花押，劝慰颜氏收了进去，入席饮酒。有诗为证：“分书三纸语从容，人畜均分稟至公。老仆不如牛马用，拥孤孀妇泣西风。”

却说阿寄，那一早差他买东买西，请张请李，也不晓得又做甚事体。恰好在南村去请个亲戚，回来时里边事已停妥。刚至门口，正遇见老婆，那婆子恐他晓得了这事，又去多言多语，扯到半边，吩咐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拨家私，你休得又去闲管，讨他的怠慢！”阿寄闻言，吃了一惊，说道：“当先老主人遗嘱，不要分开，如何见三官人死了，就撇开这孤儿寡妇，教他如何过活？我若不说，再有何人肯说？”转身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断不得家务事，适来许多亲邻都不开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什么高年族长，怎好张主？”阿寄道：“话虽有理，但他们分得公道，便不开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说得，也要讲个明白。”又问道：“可晓得分我在哪一房？”婆子道：“这倒不晓得。”

阿寄走到堂前，见众人吃酒，正在高兴，不好遽然问得，站在旁边。间壁一个邻家抬头看见，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里了。他是孤孀娘子，须是竭力帮助便好。”阿寄随口答道：“我年纪已老，做不动了。”口中便说，心下暗转道：“原来拨我在

三房里，一定他们道我没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争口气，挣个事业起来，也不被人耻笑。”遂不问他们分析的事，一径转到颜氏房门口，听得在内啼哭。阿寄立住脚听，颜氏哭道：“天啊！只道与你一竹竿到底，白头相守，哪里说起半路上就抛撇了，遗下许多儿女，无依无靠；还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养长大，谁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拨开来。如今教我没投没奔，怎生过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产，他们通是亮里，我是暗中，凭他们分派，哪里知得好歹。只一件上，已是他们的肠子狠了。那牛儿可以耕田，马儿可雇倩与人，只拣两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却推两个老头儿与我，反要费我的衣食。”

那老儿听了这话，猛然揭起门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单费你的衣食，不及牛马的力么？”颜氏暗地里被他钻进来说这句话，倒惊了一跳，收泪问道：“你怎地说？”阿寄道：“那牛马每年耕种雇倩，不过有得数两利息，还要赔个人去喂养跟随。若论老奴，年纪虽有，精力未衰，路还走得，苦也受得。那经商道业，虽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钱，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勤于纺织，亦可少助薪水之费。那田产莫管好歹，把来放租与人，讨几担谷子，做了桩主。三娘同姐儿们，也做些活计，将就度日，不要动那资本。营运数年，怕不挣起个事业？何消愁闷。”

颜氏见他说得有些来历，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纪，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瞒三娘说，老

便老，健还好，眠得迟，起得早，只怕后生家还赶我不上哩！这倒不消虑得。”颜氏道：“你打账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论得定的。”颜氏道：“说得有理，待我计较起来。”阿寄又讨出分书，将分下的家火照单逐一点明，搬在一处，然后走至堂前答应。众亲邻直饮至晚方散。

次日，徐言即唤个匠人，把房子两下夹断，教颜氏另自开个门户出入。颜氏一面整顿家中事体，自不必说；一面将簪钗衣饰，悄悄交阿寄去变卖，共凑了十二两银子。颜氏把来交与阿寄道：“这些东西，乃我养命之资，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与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细微之利也就够了。临事务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切莫有始无终，反被大伯们耻笑。”口中便说，不觉泪随言下。阿寄道：“但请放心，老奴自有见识在此，管情不负所托。”颜氏又问道：“还是几时起身？”阿寄道：“本钱已有了，明早就行。”颜氏道：“可要拣个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了，何必又拣？”即把银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里，向婆子道：“明早要出门去做生意，可将旧衣旧裳，打叠在一处。”

原来阿寄只与主母计议，连老婆也不通她知得。这婆子见蓦地说出那句话，也觉骇然，问道：“你往何处去？做甚生意？”阿寄方把前事说与。那婆子道：“啊呀！这是哪里说起，你虽然一把年纪，那生意行中从不曾着脚，却去弄虚头，说大话，兜揽这

账。孤孀娘子的银两是苦恼东西，莫要把去弄出个话靶，连累她没得过用，岂不终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还三娘，拼得早起晏眠，多吃些苦儿，照旧耕种帮扶，彼此倒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晓得什么，只管胡言乱语！哪见得我不会做生意，弄坏了事？要你未风先雨。”遂不听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窝，却没个被囊，只得打个包儿；又做起一个缠袋，准备些干粮；又到市上买了一顶雨伞、一双麻鞋，打点完备。

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说道：“老奴今日要往远处去做生意，家中无人照管，虽则各分门户，还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顾。”徐言二人听了，不觉暗笑，答道：“这倒不消你叮嘱，只要赚了银子回来，送些人事与我们。”阿寄道：“这个自然。”转到家中，吃了饭食，作别了主母，穿上麻鞋，背着包裹雨伞，又吩咐老婆早晚须要小心。临出门，颜氏又再三叮咛，阿寄点头答应，大踏步去了。

且说徐言弟兄，等阿寄转身后，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好没见识，有银子做生意，却不与你我商量，倒听阿寄这老奴才的说话。我想他生长已来，何曾做惯生意？哄骗孤孀妇人的东西，自去快活。这本钱可不白白送落！”徐召道：“便是当初合家时，却不把出来营运，如今才分得，即叫阿寄作客经商。我想三娘子又没甚妆奁，这银两定然是老官儿存日三兄弟克剥下的，今日方才出豁。总之，三娘子瞒着你我做事，若说她不该如此，反道我们妒忌了。且待阿寄折本回来，那时去笑她。”正是：云端看厮杀，

毕竟孰输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再说阿寄离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转着道：“闻得贩漆这项道路颇有利息，况又在近处，何不去试他一试？”定了主意，一径直至庆云山中。原来采漆之处，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儿打发。阿寄想道：“若慢慢地挨去，可不耽搁了日子，又费去盘缠。”心生一计，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买三杯请他，说道：“我是个小贩子，本钱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乡里份儿上，怎地设法先打发我去。哪一次来，大大再整个东道请你。”也是数合当然，那主人家却正撞着是个贪杯的，吃了他的软口汤，不好回得，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装裹停当，恐怕客人们知得嗔怪，倒寄在邻家放下，次日起个五更，打发阿寄起身。

那阿寄发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欢。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道：“杭州离此不远，定卖不起价钱。”遂雇船直到苏州。正遇在缺漆之时，见他的货到，犹如宝贝一般，不到三日，卖个干净。一色都是现银，并无一毫赊账。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个对合有余，暗暗感谢天地，即忙收拾起身。

又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须是趁船，这银两在身边，反担干系。何不再贩些别样货去，多少寻些利息也好。”打听得枫桥粳米到得甚多，登时落了几分价钱，乃道：“这贩米生意，量来必不吃亏。”遂采了六十多担粳米，载到杭州出脱。那时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稻苗都干坏了，米价腾涌。

阿寄这载米，又值在巧里，每一担长了二钱，又赚十多两银子。自言自语道：“且喜做米生意，颇颇顺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道：“既在此间，怎不去问问漆价？若与苏州相去不远，也省好些盘缠。”细细访问时，比苏州反胜。你道为何？原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倒时常短缺。常言道：“货无大小，缺者便贵。”故此比别处反胜。

阿寄得了这个消息，喜之不胜，星夜赶到庆云山，只备下些小人事，送与主人家，依旧又买三杯相请。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颜开，一如前番，悄悄先打发他转身。到杭州也不消三两日，就都卖完。计算本利，果然比起先这一账又多几两，只是少了那回头货的利息。乃道：“下次还到远处去。”与牙人算清了账目，收拾起程，想道：“出门好几时了，三娘必然挂念，且回去回复一声，也教她放心。”又想道：“总是收漆要等候两日，何不先到山中，将银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后回家，岂不两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银两付与牙人，自己赶回家去。正是：先收漆货两番利，初出茅庐第一功。

且说颜氏自阿寄去后，朝夕悬挂，常恐他消折了这些本钱，怀着鬼胎，耳根边又听得徐言弟兄在背后撮唇簸嘴，愈加烦恼。一日正在房中闷坐，忽见两个儿子乱喊进来道：“阿寄回家了。”颜氏闻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随在背后。阿寄上前，深深唱个大喏。颜氏见了他，反增着一个蹬心拳头，胸前突突地乱跳，诚恐说出句扫兴话来，便问道：“你做的是什么